

被遺忘的唐窯佳器

黃清華

唐英瓷製對聯與掛屏初探

唐英，字俊公，清代雍正、乾隆時期督陶官，「唐窯」其權陶珠山所燒瓷器之概稱。唐窯仿古采今，備諸巧妙，技藝之精湛獨步清代。然而唐窯所製之瓷器對聯與掛屏雖亦奇絕，在當今學者研究中，卻未引起應有的關注。唐英瓷製對聯與掛屏是中國陶瓷史上第一次將書法藝術與製瓷技術相結合的作品，不僅是唐英督陶期間的創新之作，同時也是唐窯最具文人秉性的作品，本文將相關資料作一系統整理與考察。

「唐窯」為清代雍正、乾隆時期督陶官唐英權陶珠山所燒瓷器之概稱，《清史稿·唐英傳》記載「英所造者，世稱唐窯」。唐英，字俊（雋）公，自號蝸寄、陶成居士，祖籍關東瀋陽，隸漢軍正白旗，生於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五月初

五，卒於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七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五歲。（圖一）（註一）唐英自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奉使景德鎮御窯廠，佐理窯務，直至乾隆二十一年逝世，前後權陶二十餘年之久，是為景德鎮御窯廠歷史上督陶時間最長、成績最著

者。（圖二）唐窯仿古采今，備諸巧妙，技藝之精湛獨步有清一代，所造之物可分三類：一為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承命督造上供御用；一為唐英敬奉廟宇之供器，品類多見青花製品；一為唐英自用或饋贈親友之作，多為文房器

奏為提情代奏事日據准翰林院編修索保呈稱職父唐英局蒙

皇上天恩簡升九江關監督歷任多年復命實保隨任補助不料職父於本年五月中染患症

大病症兩月醫藥罔效今於七月二十九日在署病故伏查乾隆十五年職父遠京

現在關庫錢糧及日關料稅關繫重大未便曠誤謹備例時九江關印務送交九江府知府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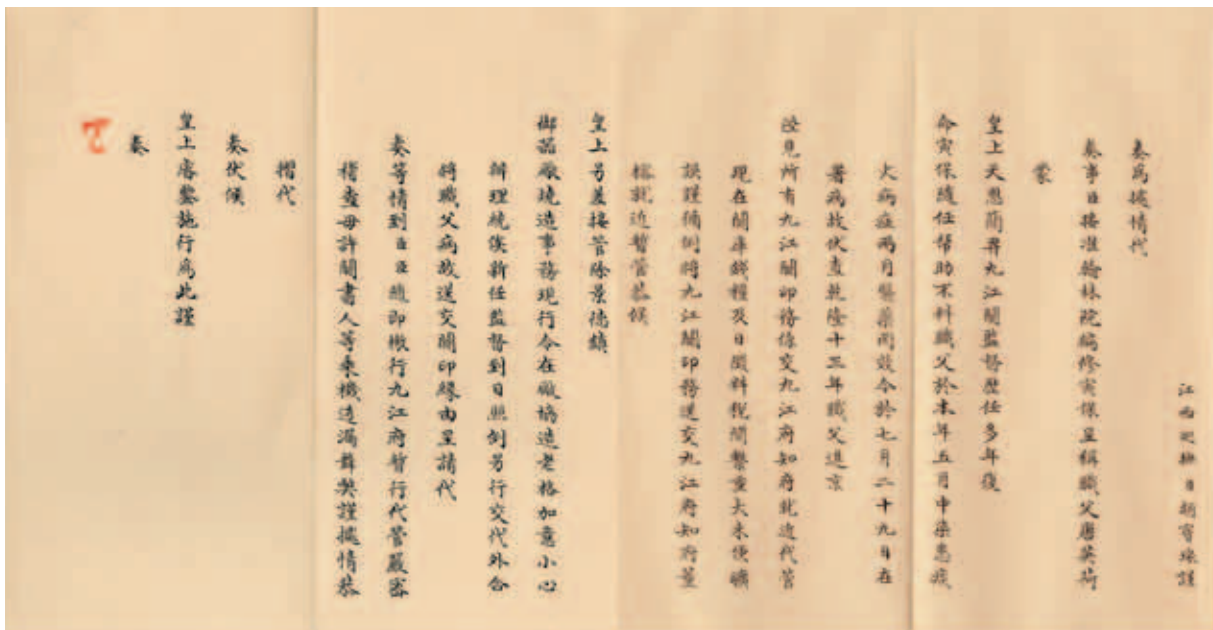
樞就近暫管恭候

皇上另差接管除景德鎮

御器廠跪造事務現行今在職橋邊老格加意小心辦理候俟新任監督到日照例另行交代外合

將職父病故送交關印務由呈請代

奏等情到日臣隨即檄行九江府暫行代管嚴密稽查毋許關書人等乘機透漏謹奏謹摺情恭



圖一 胡寶琮奏〈奏報九江關監督唐英病故摺〉 乾隆21年8月2日 6扣 局部 故宮03818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皿，如筆筒、水盂，喜以詩文、篆章入飾，署唐英齋室名號。後二者為唐英私物，但亦燒造於御窯廠內，製作之精與官窯無異。

本文所討論的唐窯瓷製對聯與掛屏即屬後者。清人文獻《歷代畫史彙傳》記載：「唐英，……工宋人山水人物，能書，詩有清思，權兩淮、九



圖二 清 唐英石像 作者提供

江，珠山昌水見之筆墨者為多。曾主官窯事，製器甚精，今稱唐窯。嘗親製書、畫、詩，付窯陶成屏對，尤為奇絕。」（註二）其中特別提到唐窯所製瓷器對聯與掛屏，並且以「尤為奇絕」來加以讚嘆，足見其在清代備受推崇。然而，在當今學者研究中，唐窯瓷製對聯與掛屏卻沒有引起應有的關注。瓷製對聯與掛屏是中國陶瓷史上第一次將書法藝術與製瓷技術相結合的產物，不僅是唐英督陶期間的創新之作，同時也是唐窯最具文人秉性的作品。由於其存世量少，藝術價值高，本文嘗試將唐英瓷器書法藝術的相關資料作一系統整理與考證，旨在拋磚引玉，求教方家。



圖三 清 唐英 瓷器對聯 日本永青文庫藏 引自《中國美術至寶展》



圖六 民國 古香書屋舊照 作者提供

結體寬博深穩，筆畫豐腴緊密，運筆酣暢圓潤，可謂骨力堅凝，神味

七六。



圖五 清 唐英 綠漆地詩文掛屏署款、印章 香港私人藏品



圖四 清 唐英 瓷器對聯 日本田路周一藏 引自《清代乃瓷器》

淵永。引首爲朱文「御賜郁金積翠」篆印，落款「唐英書」，後附白文「唐英之印」和陽文「雋公」印。此處三方篆印皆是灑胎無釉。

三、香港私人藏品（圖五）

詩文：常蓄五車書。

尺寸：縱七六公分，橫四八公分

書法結體嚴謹，行筆遒勁灑脫，與永青文庫藏品風格一致，落款「唐英書」，後附紅彩白文「唐英之印」和紅彩朱文「雋公」篆文印，二印爲白釉上以礬紅繪寫而成。白釉瑩潤，施以綠漆爲地，襯以黑木邊框，明快靜穆。此屏應爲對屏的下屏，上屏或已散佚。

另有三件留存於民間，雖未著錄在案，然來源可靠，流傳有緒，當爲唐窯之物無疑，故亦可供討論比較。

一、一張民國初年攝於北京順承郡王府邸的舊照中，大廳陳設富麗堂皇，絕非平常之地，匾額「古香書屋」，廳柱懸掛唐英瓷製對聯「一榻清風書葉舞，半窗明月墨花香」，落款「唐英書」，後附印章，應該爲「唐英之印」和「雋公」二者，因

爲黑白照片緣故，引首章是否存在未詳。書法與永青文庫藏品一致。其至少高達二七〇公分，爲目前所知唐英瓷製對聯尺幅最大者。畫中長袍馬褂冬裝者係當時督理奉天軍務兼巡按使張作霖的心腹闕朝璽，闕氏曾於張作霖時期出任熱河特別行政區都統、大元帥府軍政執法處處長。（圖六）

二、山西太原留存一墨漆地白瓷對聯，詩文爲「雨樹晴山分畫譜，春花秋月換詩題」，原陳設於太原一古徽州會館內。

三、閩南一陳氏古宅的書房中仍存朱漆灑金地白瓷對聯，詩文爲「雨餘窗竹圖書潤，風過瓶梅筆硯香」，漆層斑駁，木質稍見朽裂，但諸瓷字白釉瑩潤似玉，書法體豐骨勁，圓轉適麗。

後二者書法風格、印章、尺寸皆與日人田路周一藏品相同，落款爲「唐英書」，三方篆章「御賜郁金積翠」、「唐英之印」、「雋公」的製作技法和特徵一致，可知此三副對聯的印章皆出自同一祖模。

唐窯瓷製對聯與掛屏的存世狀況

檢視目前所知公開出版的公私收藏，唐英瓷器對聯與掛屏有三件。

一、日本永青文庫藏品（圖三）

詩文：墨彩朝飛河北紙，爐烟夜篆海南香。

尺寸：縱一四一·七公分，橫二六·七公分。

著錄：永青文庫，《中國美術至寶展》，每日新聞社出版，一九八一。

體勢開張瀟灑於外，筆力勁健凝練於內，字字皆可以玩味，不愧書家之筆。引首章爲「御賜郁金積翠」，落款「鴻寄唐英書」，後附紅彩白文「唐英之印」和紅彩朱文「雋公」篆文印，此三印皆爲白釉上以礬紅繪寫而成。白釉瑩潤，品質佳良。

二、日本田路周一藏品（圖四）

詩文：幾點梅花添逸興，數聲鳥語助吟懷。

尺寸：縱一六一公分，橫四四公分

著錄：日本田路周一著，《清代乃瓷器》，博寶館刊行，一九



圖九 「雋公」澀胎篆章、白釉「堂」、「迎」雕字 景德鎮珠山清代御窯廠出土

多彩的一面。

二、雕字施純白釉，鑲嵌漆地，引首章偏愛使用「御賜郁金積翠」，署款私章「唐英之印」與「雋公」關聯使用。

無論是引首章還是唐英名號私章，皆以瓷胎為之，其中田路周一藏

品（包括山西太原和閩南陳氏藏品）的做法，更為考究，是以雕出陰陽文的木質或陶質印章祖模，壓印在瓷坯上入窯燒造而成，澀胎無釉，在屏對製作完好之後，往往抹上朱砂，摹擬出紅章的效果，至今在部分瓷章中尚殘存朱砂痕。（圖八）

二〇〇九年珠山御窯廠整修北側保護工棚時出土「雋公」印章一枚，與之一同出土的還有「堂」、「迎」雕字及一堆乾隆款官窯青花瓷片。「雋公」篆章，呈四方形，長寬為三·三公分，厚為〇·六公分，通體澀胎無釉，有明顯的模印成型痕跡，「雋」字上部與「公」字下部出現了瓷胎中含雜質所致的暴凸瑕疵，當年應該是因此而遭淘汰，珠山御窯廠出土的這一印章與日本田路周一藏品所署「雋公」印章字體、尺寸完全一致，推測二者應出自同一組模。同時出土的瓷器「堂」字右上角也有與「雋公」篆章一樣的瑕疵，「堂」字長寬為五公分，字體較對聯正文字體要小許多，應是作為上款或落款的字



圖八 「御賜郁金積翠」、「唐英之印」、「雋公」澀胎模印瓷篆章 局部 田路周一藏

存世作品特點分析

縱觀以上所見唐英瓷器雕字對聯、掛屏的基本特點如下：

一、書法分兩種，一種結體圓潤，一種結體清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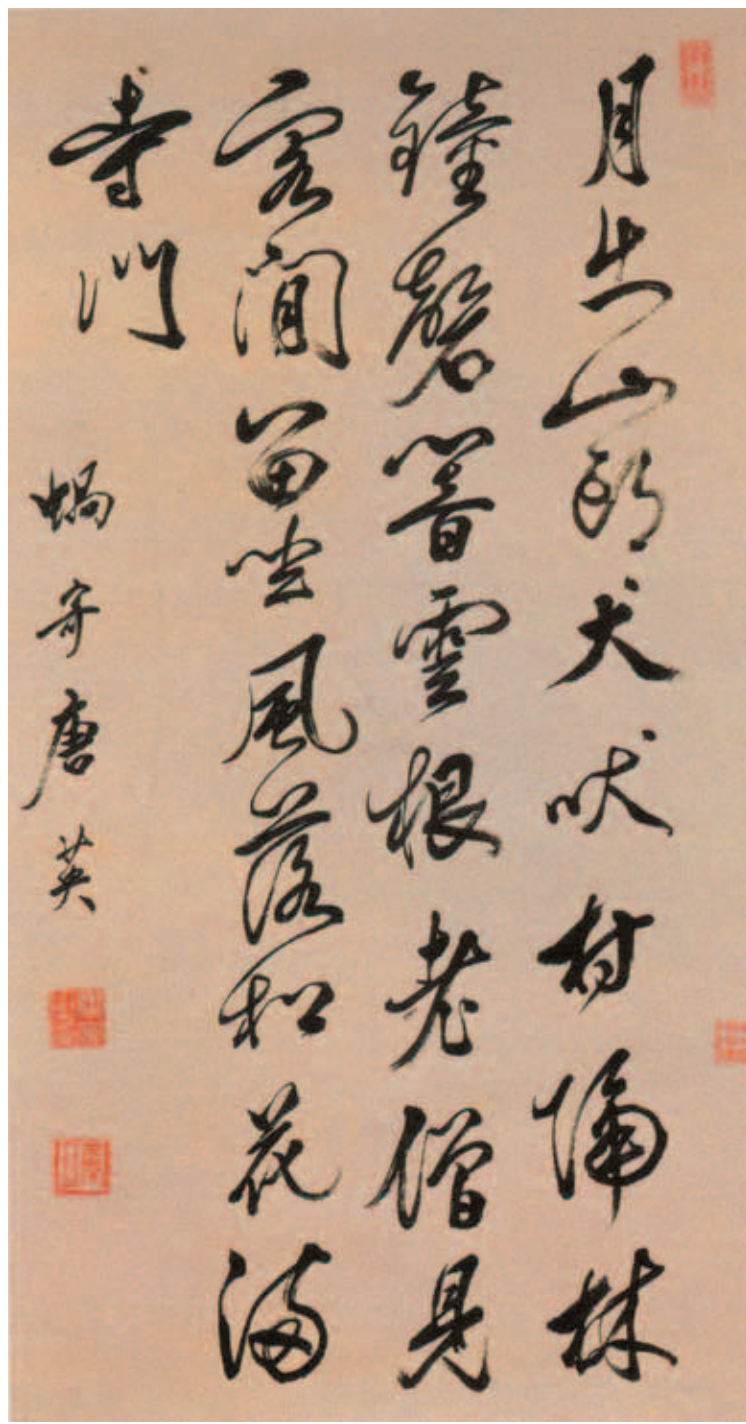
相比於製瓷、文學成就，唐英書法一項，亦毫不遜色。《歷代畫史彙傳》謂之「工宋人山水人物，能

書」，載瀛《繪境軒讀書記》、李放《八旗畫錄》皆云唐英「其畫無體不工，兼擅分隸書。」時下所知有其多幅翰墨傳世，所具詩文書法，神采奕奕，行筆遒勁灑脫，以行、隸二書為主。（圖七）現殘存的《陶人心語手稿》彙集唐英諸體書法，內容尤其豐富，更為我們展現唐英書法造詣多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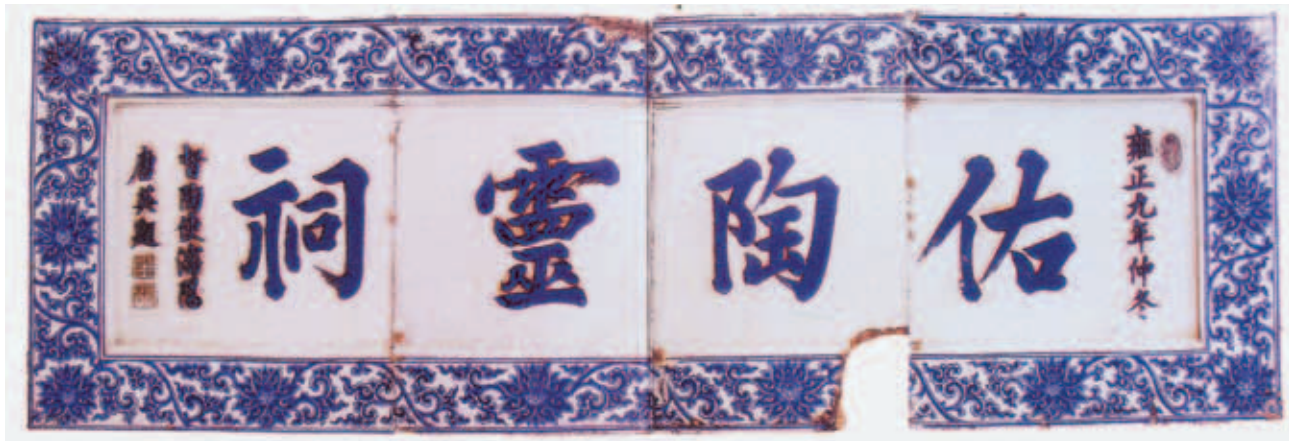
體。瓷器「迎」字已殘，但雕工精緻，筆道深峻，所施白釉與「堂」字相同，瑩潤而硬朗，與前述三件雕字對聯、掛屏的胎釉特點相符。（圖九）

唐英首次將製瓷工藝與書法藝術融為一爐，由立意到創燒成功，個中牽涉到製瓷工藝的多個步驟，其必定是由熟悉瓷器性能的內行來製作才能將二者之長發揮極致，目前所知至少需以下數道工序：

- 一、壓坯成型。先壓出瓷坯板，厚約一公分，根據字體大小裁出等分的方塊，一字一塊。
- 二、勾勒成字。參照書法實物或摹本以毛筆勾勒出字形（圖十），此勾勒最見功力，需要將書法的神韻、字體的結構，例如行草字體的飛白和連筆效果入神地表現出來，勾勒者需對書法具備較高鑒賞水平和嫺熟的摹繪技術。
- 三、剔雕除土。依照木牌匾陽刻的方法將筆畫以外的坯土厚度除去一半，凸出所刻的字體（圖



圖七 清 唐英 行書詩文立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清雍正九年 「佑陶靈祠」瓷匾 景德鎮陶瓷館藏

靈祠」青花瓷匾（圖十四），此匾原鑲嵌在景德鎮風火仙廟的西院牆門楣上方，匾長一三五、寬四三·五、厚六公分，四周的纏枝番蓮紋和中間的文字為青花，印文為釉裏紅，字、印皆陽文凸出，書法清秀健俊，右上角腰圓形引首章「古柏堂」，後鈐篆書「唐英之印」、「俊公」二印，落款為「雍正九年仲冬，督陶使潘陽唐英題」。該匾額的雕製使得此前書法在瓷器上的表現由平面（畫筆繪寫）轉變為立體（勾勒雕琢），為唐窯最早的重大工藝創新之一，此匾直接啓迪後來雕字對聯的產生，二者雖然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但工藝前後相沿。

對於這一工藝創新，唐英本人亦有記載。《陶人心語續選》記載唐英在乾隆九年（一七四四）為廬山九峰寺近如上人作《九峰近公傳》，並且「特製瓷碑、額聯，構亭以覆之」（註四），「瓷碑」、「額聯」即是瓷製的碑和對聯，證實至少在乾隆九年之際，唐英已經創製出瓷器雕字對聯。近如上人為廬山九峰寺的方丈，唐英自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出任九江官

後即與之相識，結成摯友。雖流傳至今九峰寺的瓷碑及對聯早已湮滅，未得其詳，但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唐英瓷製對聯的饋贈對象一定是唐英的知己好友，而非一般之人。

筆者前述所提的數副對聯其形式、風格一致，推知彼此燒造時間前後相近。那麼它們究竟燒造於何時？檢視前述三副對聯，皆有「御賜郁金積翠」引首章，為目前所見此類瓷製對聯共有的特徵，並且目前所見唐英諸類文集和唐窯作品中皆未見，其獨特之處勢必值得我們重視。

「御賜」當然表明唐英得到乾隆皇帝的恩賜，「郁金積翠」則是乾隆皇帝御賜書法的內容。

郁金，為多年生草本植物，黃色，有香氣。中醫以塊根入藥，古人亦用作香料，泡製鬱鬘，或浸水作染料。《藝文類聚》卷八一引晉左芬〈郁金頌〉：「伊此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域，厥珍來尋。芬香酷烈，悅目欣心。」在此引申為類似郁金一樣具備濃郁的芬香，致人心神舒暢，強調嗅覺的愉悅感受。



圖十一-2 雕刻成字



圖十一-1 剔雕除土



圖十 勾勒成字



圖十三 鑲嵌施漆



圖十二 清代白瓷「網」字（落選品） 景德鎮十八橋清代窯址出土

十一），然後再仔細參照書法實物或摹本，注重細節的處理，反復修改，盡可能地接近紙本書法的效果。

四、局部吹釉。吹釉可以充分保障字體表面釉層的均勻和平整，在吹釉之前須將字體以外部分遮蓋，防止釉料粘落字體以外的地方。釉料主要為白釉和亮青釉，偶爾也有霽藍釉。

五、裁邊墊燒。依據字形的大小將方形的底瓷坯板裁去多餘的部分，置入平底匣鉢裝燒，以谷糠灰作為底板與匣鉢之間的間隔物，由於高溫燒造，出窯後瓷器字體成比例縮小。（圖十二）

六、鑲嵌施漆。將燒好的瓷字根據需要嵌入木板內或粘附在木板上，再施漆蓋住底板，製作成為對聯或掛屏。（圖十三）

瓷器對聯是唐英督陶期間的創新之作，唐英首次用瓷器來立體地表現文人書法，既具瓷器工藝之美，亦見書法人文之美，這一創新與督陶官唐英本人深刻的文人修養有著密切的關

係。文淵閣大學士高斌為唐英《陶人心語》所寫序言中說道：「唐俊公先生自少與予同侍內廷，長予一歲，顧先生之書畫，法皆臻絕妙，又能詩善屬文，才情拔發，聲望卓然。」唐英門人施雨田在《陶人心語》後記云：「追隨吾師三載，見官事之餘即研究詩文，焚膏繼晷，常至五鼓，漏下四方，士大夫望以為標準。光籌飛觴，對客唱和，長篇險韻，刻燭揮就。」

（註三）唐英刻苦讀書，專研詩文，造詣匪淺，平時悉心收集意境美妙的詩句，在現殘存的《陶人心語手稿》中與前述對聯詩句相仿佛者多達四五百對，收貯豐富，可見唐英對此關注尤甚，用心至深。因此，唐英創製瓷器對聯之際，不乏立意好、意境美的詩句可供選用，從上述瓷製對聯與掛屏也可以看出，唐英的詩文內容皆與文人的生活有關，多是抒發書齋雅事，追慕詩情畫意的逸趣。

燒造時間及製作緣起

唐英運用書法與瓷藝結合的作品實例最早見於清雍正九年的「佑陶

同時，該隸書〈昭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簽〉立軸正好也是書於乾隆十三年，《陶人心語》錄入該詩的隸書底稿，同頁之左上角注明「乾隆十三年戊辰」字樣，至少說明乾隆十三年開始就已經見到該篆章使用。
（註八）

據唐英在《陶人心語》所述，乾隆十三年農曆六月初九奉命北上入覲，六月二十三日面覲乾隆皇帝，九月二十一日回九江。之前經過乾隆六年（一七四一）至九年君臣間的溝通和唐英的勤勉努力，所造瓷器品質上乘，迎合聖意，期間乾隆皇帝曾兩次賞賜唐英，以示鼓勵。君臣之間這種微妙的默契得以維持至唐英去世，因此，第二次覲見乾隆皇帝御書賞賜唐英的機會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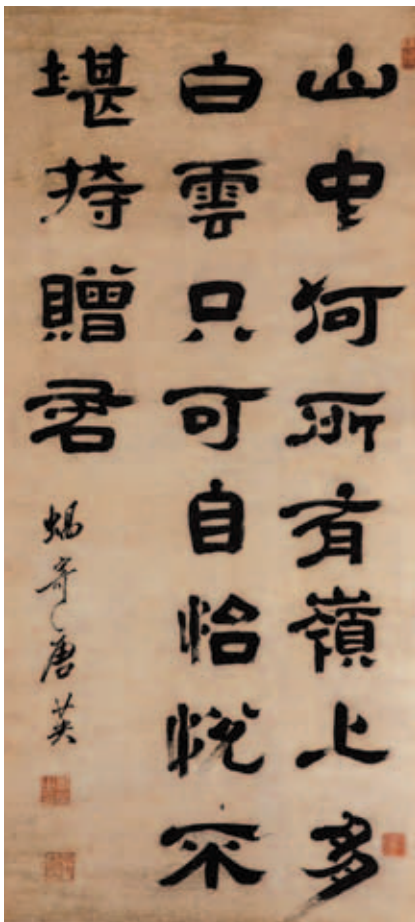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一年，唐英雖獲賞給奉宸苑卿銜，官至正三品，但是回潯後，唐英一直患病難癒，直至去世。唐英因健康問題更無創製這些瓷器對聯的可能。因此，最有可能就乾隆十三年這一次。

積翠，乃指翠色重疊，形容草木繁茂。唐杜甫〈玉臺觀〉詩之一：「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宋范成大〈謁南岳〉詩：「濃嵐忽飄蕩，積翠浮雲端。」積翠可謂翠色重疊，令人視之悅目舒心，突出視覺的舒適感受。

綜合二詞之義，「郁金積翠」可作芬芳濃郁欣心，疊翠宜人悅目，使



圖十五-2 引首章「玉音郁金積翠」



圖十五-1 清 唐英 隸書陶弘景詩句 軸 私人收藏

人身心收穫愉悅之解。

目前，僅知唐英的一副隸書陶弘景〈昭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簽〉立軸（圖十五），引首章使用為「玉音郁金積翠」。其詩文為「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運筆沉著厚重，結字端莊雍容，用筆方圓兼備，結字勻適調和，章法規矩合度，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典藏唐英〈臨乙瑛碑〉隸書立軸一致。
（註五）

章文「玉音」一詞，乃尊稱帝王的言語。漢司馬相如〈長門賦〉：「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三：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這些瓷製書法對聯生產時間比較集中，大約在乾隆十三年九月以後，乾隆十五年夏季唐英移至粵海關任職之前。唐英在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冬奉命赴粵海關出任監督，次年四月才赴任，畢竟他在景德鎮、九江二地駐停時間頗長，親友眾多，從《陶人心語》收集的詩詞內容看，此時期他的留別唱和詩歌甚多，那麼，他燒造一些文房瓷器饋贈知己親友亦很正常。同時，「御賜郁金積翠」是唐英一份被湮沒的殊榮，是其官宦生涯當中沐受皇恩最顯赫的標志，之前未曾出現於其文集、著作之中，故無法引起眾人關注，如今得以發現和釋讀，將毫無疑義地成為確認唐英瓷製對聯身分真實性的重要依據。

結語

作為唐英私物的傑出代表，瓷製對聯、掛屏是為唐英自書、自製的文房雅器，融匯其製瓷技術與書法功力於一體，成為唐窯最具特色的藝術典範，彰顯出濃郁的文人氣息。長物雖

「癸未，（上）臨雍講學，玉音朗朗。」

此處「玉音郁金積翠」與上述「御賜郁金積翠」同義，皆表明郁金積翠一詞為乾隆皇帝所賜贈。目前唐英紙本書法雖然亦有多幅傳世，除此隸書陶弘景〈昭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簽〉立軸之外，均不見使用「郁金積翠」印章。自古以來，皇帝賞賜皆是無上之榮耀，唐英作為臣下必將非常珍視，循例篆刻成章，往往作為書畫之引首章使用，以期流芳後世。

然而乾隆皇帝御書「郁金積翠」賞賜唐英的時間，文獻沒記載。考察唐英窯務年譜，乾隆年間唐英與乾隆皇帝之間的交流更多依靠奏摺形式進行，僅在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二月，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六月二十三日、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共三次獲詔覲見聖上。按照皇帝賜書臣子的慣例，多是面覲之際獲聖意歡喜御書賞賜。比較這三次覲見情況，第一次為乾隆二年恰逢新君初立，唐英與之未能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故而沒有機會獲得御書賞賜。第三次為

小，可鑒人文。自稱「風塵學者，冠蓋陶人」的唐英，為宮廷權陶嘔心瀝血，每一件作品都閃現他對瓷器的無限摯愛，此創新之作亦然，他承載了一代陶藝大師豐富的內心情感，折射出雋公過人的藝術造詣和清逸脫俗的審美品味，令文人之雅臻於無窮之佳境。
（註九）

作者為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助理研究員

註釋

1.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胡寶琮《奏報九江關監督唐英病故折》，折中時為江西巡撫胡寶琮代唐英、子寅保奏述唐英病故及事後處理相關事宜等，明確記載唐英於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去世，釐清清季以來文獻記載唐英生卒年份不一的混亂。
2. 清彭繩爌，《歷代畫史彙傳》，卷三十「唐英」條，清道光十一年（一八八五）尚志堂彭氏刊本。
3. 唐英，《陶人心語》卷之六，清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古柏堂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4. 唐英，《陶人心語續選》卷六，乾隆古柏堂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
5. 感謝衛曉非先生惠賜照片。
6. 張發穎主編，《唐英全集》第二冊，《陶人心語手稿》，北京：學苑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五一。